



《北平风俗类征》

这是一本颇为翔实的类书,最早成书于1937年,系统搜集整理了北京民间风俗,并将其分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十三类,汇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编者李家瑞,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是现代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1931年,他与刘半农合编推出《中国俗曲总目》,后在刘半农的建议下,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李家瑞翻阅抄录了大量自先秦至清末民初的报刊书籍,涵盖史籍、方志、笔记、文人诗集、民间俚曲诸方面,共约五百种,抄录40余万字,方成此书。书中包含了北京各阶层人士的衣食住行、文化观念,丰富全面,其中不乏“百本张”抄本俗曲、民社《北平指南》等稀见史料。



版本：北京出版社
整理：李家瑞
董洁

《人类起源的故事》

人类是起源于非洲还是从世界各地分别演化而来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真的被人类的祖先完全消灭了吗?所谓的“雅利安人”真的存在吗?现代的族群又是如何形成的?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哪些大迁徙?

传统的考古学和语言学所描述的人类演化史并不够全面,古人类的DNA测试能为我们一窥人类50万年的迁徙演化路径的究竟。大卫·赖克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种族神话臆想的“纯种”种族根本不存在,“种族”的概念本身也存疑。混血融合才是人类演化的主旋律。所有当代人的祖先都拥有一段复杂难辨的混血史,而种族、性别也在我们每个人的DNA里留下了痕迹。人类大家庭根本不是一棵枝干分明的树,而是一直有着复杂混血关系的网。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者：叶凯雄
胡正飞
作者：(美)大卫·赖克

《天堂之旅——六道风饮品中国》

马可斯上世纪90年代初来华留学,后来做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教育合作部主任和日本京都歌德学院主任,娶了个中国太太,陈晓卿说他“把对妻子、家人及客居国度的所有感情,用食物表达了出来”。

面向大众谈中国饮食,征引李渔、袁枚并不出奇,以林语堂和布里亚·萨瓦兰(1755—1826,《味觉生理学》作者)贯穿全书也好理解,但我们还看到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中国食物》)、汉学家谢和耐(《中国社会史》)和贺东劝(《睡莲与醉鸡》)等一众学者轮番登场,由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对中国的洞见。这场饮食之旅始于沪上,至北京,转四川,下江南,奔广东,在台湾收尾。作者谈饮食,谈交游,更借饮食与交游谈历史和文化。(杨道 编)



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译者：王丽萍
作者：(德)马可斯·赫尼格

《伟大的思想家:卢梭》

思想家充满哲理的遐想

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英团

今年夏天,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萨莉·肖尔茨著写的《伟大的思想家:卢梭》一书,书中不但介绍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还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卢梭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教育和哲学观念”,以及其“宗教和艺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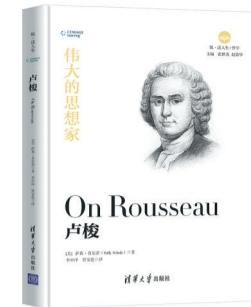
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在“伟大的思想家”系列丛书中,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既“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又联系当前的现实,“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却又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同时,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的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卢梭是18世纪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与同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一起,终结和开启了人类旧新两个时代,并把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当作历史的进步。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史”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说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卢梭克服了大多数启蒙学者的社会进步观,批判“私有制”开启了社会邪恶的源流。它们产生奢侈并且造成衰弱,有理性的人类失去了原始朴素的感性,产生了大量无益

的需求,科学和艺术助长了奢侈浪费。

“每个人都是她那个时代的产儿。”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状态是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卢梭社会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阶级的平等。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抛弃了以往自然法学派的三个重要理论假设,花费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自然状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然人与社会的人是对立的”观点,“试图通过教育和政治改革来恢复个人的善良本性”。诚如他所言,一个政通人和的社会,能够维系人的善良本性。他所倡导的教育改革,侧重审慎地使用经验而非书本和讲授的方法来塑造自然人。

卢梭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当他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都把文明和进步设想为连续不断、有规律上升的链条,并笼统地认为科学和艺术会造福于人类,卢梭则敏锐地洞察到文明中包含的矛盾,进步中具有的对抗。在《卢梭》“艺术与信札”中,萨莉·肖尔茨综述了卢梭的一些论文和文艺作品,侧重于《论科学与艺术》《致达兰贝尔夫人论剧院的信》和《朱莉或新爱洛绮丝》。前者表达了卢梭在自然和不平等方面的观点,而文艺作品不仅描述了类似观点,还描述了“美的灵魂”。正如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言,“我以最令人销魂的形式,去想象爱情和友谊”。不仅如此,“《朱丽》一书(还)充满了富有哲理的细节”。萨莉·肖尔茨认为,通过《朱丽》,卢梭“表



作者：(美)萨莉·肖尔茨
译者：李中泽
贾安伦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达了微妙的社会批评,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主义、信仰、政治、教育和社会的种种思想观点”。卢梭认为,人的教育来源于“自然天性”“事物”和“人为”。只有“归于自然”的教育,或者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方式,才能保持人的善良天性。

“德行啊!你就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了,让我们学会满足于这种哲学吧。”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这一声呐喊,无异于一副清醒剂和解毒剂。

“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也能读懂”。这就难怪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先生在“总序”中由衷感慨:“伟大的思想家”丛书是一套脉络非常清晰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好书,不仅“简单清晰的……解决很多阅读原著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卢梭、康德等哲学大家的思想精髓,更益于了解伟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是融合一体的。■

《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永远的乡愁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光茫

台湾著名女诗人席慕蓉,其诗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我给记忆命名》是席慕蓉的一本回忆之书,从她年轻时的日记中摘取人生诸多时刻。书中,席慕蓉以一颗诗心感性地捕捉周遭一切,回忆童年、父亲,她落泪不止;谈论故土、友情,她一往情深。童心不老,76岁的席慕蓉如同一个美好的小孩一样,敏感、知性、坦然。

很小的时候,面对生活的变迁,席慕蓉就成自己的旁观者。对待自己因诗歌而拥有的盛名,她同样是个旁观者。席慕蓉从初二开始写日记,那个时候她刚刚随家人从香港到台湾。转入新学校,初来乍到,她没有找到朋友,日记本成了她唯一朋友。书中,席慕蓉选登那时的日记,“我常常渴求爱,希望听到别人对我的赞美,我喜欢热闹,我爱出风头,我常常做白日梦,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出国读书,也许有一天我回家了,回到我明驼瀚海的故乡……”

席慕蓉后来到比利时留学,这些日记本被仔细珍藏,这是席慕蓉家的一个美好传统。席慕蓉回忆,妈妈会拿出一个书篮,将孩子们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放在里面,一旦回国,这些珍藏将被打开,一切都还在,“我留下了日记,大姐留下了乐谱、录音带,二姐留下的也是日记。”席慕蓉最初的诗作也正是写在这些日记本上,写诗对她而言是兴趣,她的主业是

画画,即便她的诗集畅销,也从未因此丢掉画画,“我喜欢教书,教书对我不是负担,我喜欢和年轻学生一起画画。”

席慕蓉回忆了她首次回到家乡的日子。“无边无际的起伏,蓝天上云朵如块状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齐的云朵,那么干净的草原,却又觉得分明见过。”席慕蓉说,回家了,她会突然在深夜的草原中间放声大哭,“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我父亲认得的星空之下,站在他曾经奔跑过的无边大地上。”小时候她常常听父母说自己的老家,但后来不再说起,一旦踏上故土,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样的故乡,“那么大的故乡,那么大的高原,那样的山河,那样的文化。”时光流逝,席慕蓉读懂了父母,她终于明白,回忆本身对他们太过残忍。她也深刻意识到,一个家族、一个族群的记忆不能停顿、切断。

至今,席慕蓉踏上草原故土已经30年。“从小希望自己可以用蒙文写诗,但后来发现这件事做不到。”现在好像做到了,因为有朋友帮她翻译。不同的是,译者用蒙语,而她用汉语。“40多岁回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回来太晚了。”席慕蓉说,多次回到故乡,读了一些东西,看了一些东西,但还是不够,“怎么才能够,还要站在那块土地上,大自然才是原文,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翻译。”

席慕蓉是叶嘉莹的“追星族”,但凡



作者：席慕蓉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6年10月

遇到叶嘉莹的讲座,她都会参加,并记笔记,她盛赞叶嘉莹是“老师中的老师”。席慕蓉回忆,有一天去听讲座,有学生问叶先生如果还有来生的话想做什么,叶嘉莹回答说,“希望来生能谈一场恋爱。”叶先生这个回答很动人,她的意思是希望好好爱上一个人,被一个人好好所爱。

席慕蓉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她的诗歌温婉动人,散文细腻传神。她不遗余力地歌咏青春、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那漂浮在塞外风沙中的乡愁,更是时刻萦绕于她的心头。她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成为永不磨灭的经典。时隔多年,她说,当时没有预想到在大陆掀起热潮,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对畅销带来的所有事情,我曾觉得很害怕,人家给我的盛名,也可以拿走,我还是自己过我的日子。”她的矜持,令人敬佩。

读席慕蓉的文字,一如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交谈,娓娓动人。过去,席慕蓉不遗余力地歌咏青春、爱情和一切美好的事物;现在,那漂浮在塞外风沙中的乡愁,更是时刻萦绕于她的心头。■